

普通話與廣州話成語用字的差異

鄭會欣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成語是漢語中習用的一種固定詞組，一般由四個字組成，形式多樣，寓意深刻，不僅具有很強的概括力，而且大都有經有典可查。有些成語經過多年的傳誦，用字與原來的典故不同，卻又約定俗成，為大家所接受；同時，由於各個方言區地理、社會、歷史發展的情形不完全一樣，在成語這個常見的形式上也出現些微變化，這個主要是因詞語發音的不同而產生的文化差異，在廣東話和普通話之間似乎最為明顯。

我不是學語言學的，對音韻、訓詁方面的常識知之甚少。平時在寫作中運用的一些成語主要是憑經驗而來，也可以說是習慣使然，很少去尋根究底、查明出處。然而不久前偶然遇到的一件事卻使我對這個問題發生了興趣。

前些時在電視臺舉辦的一次全港小學生校際問答比賽中，主持人問了一個問題：「君子一言」這句成語的下一句是甚麼？參賽的小朋友搶著回答說：「駟馬難追。」可主持人卻說：「錯了，是『快馬一鞭』！」我聽了之後感到很奇怪，為甚麼「君子一言，駟馬難追」這句在大陸和臺灣耳熟能詳的成語到了香港卻變成「快馬一鞭」呢？

於是我向周圍的朋友和同事做了一番小小的調查，結果是：凡是以普通話（國語）為母語的人幾乎都認為「君子一言」的下一句應該是「駟馬難追」；而說廣東話的人大部分脫口而出的則是「快馬一鞭」。

接著我又查閱了一些工具書，¹發現與這句成語相關的典故最早出於《論語·顏淵》：「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意思是說君子說話要算話，否則說出去的話就是四匹馬拉的車子也追趕不上。後來何晏《集解》引鄭玄曰：「過言一出，駟馬追之不及。」《說苑·談叢》：「出言不當，四馬不能追也。」《鄧析子·轉辭》：「一聲而非，駟馬勿追；一言而急，駟馬不及。」到後來，這句話又演變成「駟馬難追」，如唐姚崇《口箴》：「勿謂可復，駟馬難追。」宋歐陽修《筆說》：「俗云：『一言出口，駟馬難追。』」《元曲選·李壽卿〈伍員吹簫〉三》：「大丈夫一言既出，駟馬難追，豈有翻悔之

1 我所查閱的工具書主要有《漢語大詞典》（香港：三聯書店；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1987-1994年）、《辭海》（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79年）、《漢語成語詞典》（香港：中華書局；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7年），本文所引典故均源於上書，不再一一註明。

理。」由此「一言既出，駟馬難追」便成爲一句固定的成語流傳下來，而「君子一言，駟馬難追」也作爲它的另一個衍生體，經常出現在我們的言談及文章之中；相反，「駟不及舌」這句最早的典故反倒很少有人提及了。

我又查了一下《漢語大詞典》，發現「君子一言，快馬一鞭」也有來歷，源出《金瓶梅詞話》第五十三回：「哥君子一言，快馬一鞭，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

這兩句成語相比較，「君子一言，駟馬難追」前後兩句相承，指有身分的人說話要算數，具有一種必然的聯繫；而「君子一言，快馬一鞭」後一句則帶有比喻的意思，強調的是君子說話的分量。兩句成語都帶有言而有信的意思，且都有來歷，都有「市場」。前面提到的那位電視臺節目的策劃和主持人恐怕不了解「君子一言，駟馬難追」這句俗語在大陸和臺灣的普及程度，否則就不會出這類帶有歧義的問題，至少不應武斷地判定孰對孰錯了。反過來說，如果在大陸和臺灣舉辦同樣類型的比賽，很可能主持人也會說「快馬一鞭」是錯的呢。我想，這大概就是不同的方言所帶來的文化差異吧。

由此我又想起平時在本地經常聽到或見到一些與大陸和臺灣慣用的成語用字不盡相同的例子，下面列舉的這些成語並非說所有以廣東話爲母語的人都是這麼講的，但在本港的報刊雜誌上確實常常可以看到，應該說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1] 普通話常說「七上八下」，廣東話則習用「七上八落」

相對來講，這兩句成語的不同很容易理解，因爲普通話說「下車」，廣東話則講「落車」，香港所有公共汽車的前門和中門分別標有「上」、「落」兩個大字就是很好的例證。而且這兩句成語都被《漢語大詞典》所收，亦各有典故。《朱子語類》卷一二一：「學問只是一箇道理……今人被人引得七上八下，殊可笑。」《水滸傳》第二十六回：「那胡正卿心頭十五個吊桶打水，七上八下。」而同樣是《水滸傳》的第一回則說：「洪太尉倒在樹根底下，諛的三十六個牙齒捉對兒厮打，那心頭一似十五個吊桶七上八落的響。」因此若形容心神不定或慌亂不安，「七上八下」和「七上八落」都是極恰當的成語。但是「七上八下」還有形容中等、過得去的意思，如宋曾慥《高齋漫錄》：「傅欽之爲御史中丞，嘗有章論劉仲馮。一日，貢父邂逅見之，問曰：『小姪何事敢煩臺評？』欽之慚云：『三平二滿文字。』貢父笑曰：『七上八下人才。』」在這裏「七上八下」意爲「七之上，八之下」，「七上八落」就沒有這個意思了。

[2] 普通話常用「白手起家」或「白手成家」，廣東話則習用「白手興家」

這兩句在《漢語大詞典》中均有收錄，但引用的例句都是現代人的作品，而《古今小說》十則用作「白手成家」：「多少白手成家的，如今有屋住，有田種，不算沒根基了，只要自去掙持。」「起」和「興」都具有「建立」、「創立」的意思，這兩句只是單詞的不同，意義則完全一樣。

[3] 普通話常用「捫心自問」，廣東話則多用「撫心自問」

「捫」和「撫」都有用手按著的意思，因此兩句意思毫無二致，且都各有例句。北齊顏之推《神仙詩》：「鏡中不相識，捫心徒自憐。」唐白居易《白氏長慶集·卯時酒》：「捫心私自語，自語誰能會。」清林則徐《批荷蘭總管申請不遵禁煙新例稟》：「……捫心自問，能不被人看破否？」《列子·湯問》：「師襄乃撫心高蹈曰……」曹植《贈白馬王彪詩》：「感物傷我懷，撫心長太息。」近人也有用撫心自問的例子，魯迅《華蓋集·這個是「多數」的把戲》：「倘使我看了《閑話》之後，便撫心自問……」另外，漢語還有「撫躬自問」或「反躬自問」的成語，喻義與上兩句完全相同，都帶有自我反省的意思，相對來說只是習用的例子較少而已。

[4] 普通話常說「不知就裏」，廣東話慣用「不明就裏」

這句成語不是太常用，《漢語大詞典》只收錄前句。金董解元《西廂記諸宮調》卷四：「你尋思，甚做處，不知就裏，直恁沖沖思？」清宣鼎《夜雨秋燈錄·麻瘋女邱麗玉》：「生不知就裏，趨近軟語，代為卸妝。」其實「知」、「明」兩個字意思很相近，若對一件事表示清楚了解，北方人會說「我知道了」或「我明白了」；而廣東人則會講「我知啦」或「我明啦」。

[5] 普通話常說「面面俱到」，廣東話慣用「面面俱圓」

這兩句成語《漢語大詞典》均有收錄（見《漢語大詞典》第十二冊，頁384），但一般大陸出版的成語詞典則只收錄前句。兩句成語的意思相近，但在字義和詞性上則有一些不同。「到」是「周全」、「周到」的意思，「面面俱到」即表示各方面都照顧到，十分周全，是個中性詞語，有時甚至帶點褒意，如「他這篇論文面面俱到，寫得很好」。而「圓」則是「圓滑」、「世故」的意思，因此「面面俱圓」是形容為人處事圓滑、世故，帶有貶意。

[6] 普通話常用「出人意外」或「出人意料」，廣東話則用「出人意表」

這三句意義完全相同，《漢語大詞典》亦均有收錄，但用典則應以「出人意表」為準。《陳書·袁憲傳》：「憲常招引諸生，與之談論，每有新議，出人意表，同輩咸嗟服焉。」宋蘇軾《學何去非換文資狀》：「其論歷史所以廢興成敗，皆出人意表。」「表」即「外」的意思，都是「裏」的反義詞，如「表裏不一」、「裏裏外外」，因此後來的通俗小說乾脆就捨「表」取「外」，如吳趸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第九回：「所以天下事往往有出人意外的。」廣東話多保留古音古字，普通話則趨向口語化發展，這可能是一個明顯的例子。而另一個口語化的俗語「出乎意料之外」，詞義與上述三句相同，也為普通話和廣東話所習用。

[7] 普通話常說「無巧不成書」，而廣東話則多用「無巧不成話」

這同前面一個例子很相似。這裏的「話」指的是「平話」（也稱「評話」），是一種古代民間流行的口頭文學形式，如《三國志平話》。後來又改叫「評書」，這種曲藝形式至今仍流行於北方各地。因此這裏的「話」和「書」都代表「故事」（story-telling），千萬不要

將它理解為「說話」(talking) 或「書本」(book)。這兩句成語《漢語大詞典》一併收錄，且都引有例句(見《漢語大詞典》第七冊，頁 103)。

[8] 普通話說「三番五次」，廣東話則多用「三番四次」或「三番四復」

這句成語原作「三回五次」，《元曲選·戴善夫〈風光好〉一》：「太守何故三回五次侮弄下官，是何道理？」也作「三番兩次」，《元曲選·鄭德輝〈王粲登樓〉一》：「叔父，王粲不曾自來，你將書呈三番兩次調小生到此處。」後來可能是將這兩句結合在一起，就變成了「三番五次」，《儒林外史》第三十八回：「三番五次，纏得老和尚急了，說道：『你是何處光棍，敢來鬧我們？』」但廣東話的「三番四次」則不知如何演變而約定俗成了。

[9] 普通話說「七手八腳」，廣東話兼用「七手八臂」

「七手八腳」這句成語有形容動作忙亂、大家一起動手、頭緒繁多和手脚衆多等多種含義，且均有典故可引(見《漢語大詞典》第一冊，頁 151)。但「七手八臂」卻未見有甚麼辭書收錄，儘管兩句的意義並無區別。至於為甚麼用「臂」不用「腳」，恐怕也還是語言習慣的問題。

[10] 普通話常講「家喻戶曉」，廣東話習用「家傳戶曉」

「家喻戶曉」最早的出處可能見朱熹集注引宋程頤曰：「聖人設教，非不欲人家喻而戶曉也，然不能使之知，但能使之由之爾。」亦作「家諭戶曉」、「家喻戶習」。與此喻義相類似的，還有「家傳戶誦」、「家傳人誦」。明沈德符《野獲編·詞曲·填詞名手》：「湯義仍《牡丹亭夢》一出，家傳戶誦，幾令《西廂》減價。」這兩句成語特別強調的是文字的對仗，如「家」與「戶」、「喻」與「曉」、「傳」與「誦」，使人一看即明；而「家傳戶曉」的「傳」與「曉」卻不甚對仗，之所以在香港地區流行或許同廣東話的音韻順口(平平仄仄)有關。

[11] 普通話說「不知不覺」，本地報刊則常見「不經不覺」

「知」和「覺」也是一組對仗的詞，如「先知先覺」、「失去知覺」。《朱子語類》卷一二〇：「聖賢之學是拚拚定定做，不知不覺自然做得徹。」《紅樓夢》第九十六回：「這時剛剛到沁芳橋畔，卻又不知不覺的順著堤往回裏走起來。」亦作「不覺不知」，宋釋普濟《五燈會元》卷四十六《寶覺禪師》：「其中衆生騎驢入諸人眼裏，諸人亦不覺不知，會麼？」但為甚麼有些廣東人要用「不經不覺」，我就不得而知了。

[12] 普通話用「形形色色」，有些廣東人則寫成「形形式式」

這句成語出於《列子·天瑞》：「有形者，有形形者……有色者，有色色者。」這裏的形形，原指生出這種形體；色色，原指生出這種顏色。前面的形和色都作動詞。到了後來這句話則演變為形容事物的種類繁多。清王夫之《張子正蒙注·乾稱下》：「此言天下當有人物，皆神之所流行，理之所融結，大而山澤，小而昆蟲草木，靈而為人，頑而為物，形形色色，重濁凝滯之質氣皆淪浹其中，與為屈伸。」清葉燮《原詩·

內篇下》：「其道宜《大學》之始於格物，誦讀古人詩書，一一以理事情格之，則前後中邊，左右向背，形形色色，殊類萬態，無不可得。」至於為甚麼有些廣東人慣用「形形式式」，可能是因為廣東話中「式」與「色」的發音相同，都唸[sik⁷]（普通話則分別唸[shì]和[sè]，相差甚遠），而「形式」又是我們常用的一個詞組。本地許多報刊經常錯將「造成」寫成「做成」、「等於」寫成「等如」、「以及」寫成「與及」，恐怕也是這個原因。

[13] 普通話用「脈脈含情」，有些本地人誤寫成「默默含情」

這句成語又作「含情脈脈」，形容向人傾訴的情態。唐李德裕《二芳叢賦》：「一則含情脈脈，如有思而不得。」「脈」在普通話中有兩個讀音，形容血管形狀時讀[mài]，如「脈搏」、「脈絡」，引申為「山脈」、「葉脈」；形容審視、察視時通「默」，又通「默」，即視而不語，皆讀[mò]。不少人將「脈脈含情」的「脈」讀成[mài]，就是不知道「脈」字有兩個讀音。相反在廣東話中「脈」字只讀[mək⁹]一個音，與「默」同音，因此本地有人誤寫成「默默含情」，也就不足為怪了。

上面所列舉的詞句，若細加分析，大致可以分為以下三種類型：

第一類指那些普通話與廣東話習用的成語只是個別字詞的不同（如[1] - [5]），或是廣東話保留古音原貌、普通話則趨向通俗化、口語化（如[6]和[7]），而意義完全一樣，且《漢語大詞典》基本上都予收錄，其區別主要是由於南北文化的差異，導致用詞習慣的不同。類似這樣的成語還有「逼（迫）不得已」、「面紅耳熱（赤）」、「四方（面）八面（方）」、「臭名遠播（揚）」（括號內為普通話常用的字）等等，為數甚多。對於這類成語，包括前面所提到的「君子一言，快馬一鞭」與「君子一言，駟馬難追」，我們應該採取兼容並蓄、互相尊重、互相欣賞的態度，這樣也能更加顯示出漢語言文化的丰采。

第二類與第一類基本相同，只是廣東話所用的字詞不甚規範，《漢語大詞典》亦未收錄（如[8] - [10]），但本地人早就習已為常，且喻義亦無甚區別。對這類成語是否要求統一，是個見仁見智的問題。我以為最重要的還是應該先把道理說清楚，至於糾正與否則要看今後語言發展的趨勢而決定了。

第三類主要是因為在廣東方言中某些字詞音同（或音近）而義異，由此而出現誤寫的現象（如[11] - [13]），這類詞組喻意不明，又無典可據，任何辭書都不會收錄，應該予以改正。